

• 理论研究 •

# 命门动静观

## ——兼论中医关于内分泌学的早期发现\*

朱 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 北京 100029)

戴 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 北京 100029)

**摘要:**明代命门学说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医家为探索生命的起源及其内在规律所作的伟大尝试,反映出中国医药学早期对人体内分泌功能的发现和认识<sup>[1]</sup>。明代医家关于命门的解剖位置及其功能的描述,与现代医学肾上腺的位置和生理功能基本相合。“命门动静观”——即命门是五脏整合的生殖调节中枢,平时处在半关闭的状态,静以蓄养,为生殖作物质和能量方面的储备;激发态下命门全面开放,整合脏腑,使之同步;奇经八脉为命门开放、整合五脏的通道。命门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具有阴阳相济的特性,因而有别于五脏、十二经脉,反映出太极层次下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和调节机制。这项研究澄清了长期以来“肾命不分”的混淆。命门学说研究的深入为在生命的高层次上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命门;相火;奇经八脉;中医各家学说;内分泌学;肾上腺

**中图分类号:**R 229

### 1 命门学说考源

#### 1.1 命门之争源于《内经》《难经》

《内经》三处言及“命门”均是指两目。如《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命曰阴中之阳。”又如《灵枢·根结篇》中说:“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难经·三十六难》提出“右肾命门说”;并说明了命门的功能在于:“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难经·三十九难》中又重申:“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难经》反复强调命门对生殖、生命的重要作用,并以“其气与肾通”阐发了命门和肾的密切关系。《难经·八难》中还说:“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难经·六十六难》说:“齐下肾间动气,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之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这两难首次提出了“肾间动气”的概念,还有“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的观点。

#### 1.2 金元医家关于命门的观点

易水学派医家主倡“脏腑议病”,对脏腑病机、内伤原理作了精辟的研究和阐发。张元素《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命门: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铅,主三焦元气”,又说,“三焦:分布

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张氏阐述了命门为相火之原,三焦为相火之用的观点。当然,“降则为漏,升则为铅”无疑是脉承了道家修炼中关于“精”的看法。刘河间遵从《难经》,仍然持右肾命门说。他从运气学说和临床病症的角度,论证了命门火衰则病寒;相火偏亢则病热。李杲对命门的观点是:“夫胞者,一名赤宫,一名丹田,一名命门。主男子藏精施化,妇人系胞有孕,俱为生化之源。非五行也,非水亦非火,此天地之异名也,象坤土之生万物也”(《兰室秘藏·小儿门》)。李氏以脾胃立论,凡论不离中土;但把胞宫与赤宫、丹田、命门并论,对后世亦有一定影响。朱丹溪关于命门亦有论云:“诸补命门药,须入血药,则能补精,阳生阴长故也”(《格致余论·补摄》)。

#### 1.3 明代的命门学说

承易水学派脏腑研究之旨,驳当时用药过于苦寒的时弊,明代温补学派崛起。

孙一奎(公元1522~1619年)引据了《易经》对宇宙自然认识的模式,认为命门原气即太极之本体,为生生不息之根,其论云:“命门乃两肾中动气,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他又

\*朱明,男,32岁,医学博士,讲师。

指出命门之两肾间动气,属坎中之阳;并以豆子果实作喻,两瓣分开如两肾,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为命门。

赵献可(公元1573~1644年)在其《医贯》中作著名的“内经十二官论”,他把人身喻作走马灯,命门则为灯中之火,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这样便形象地描述出十二官的生命活动全赖命火为原动力;所以命门为十二官的真君主,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命门既主宰先天之体,又流行后天之用;加意于命门,因为“火乃人身之至宝”,不忽乎阴精,在于“君相二火,以肾为宫”。(《医贯·五行论》)还指出,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流行;三焦相火是命门的臣使之官;命门为无形之火,处两肾有形之中。

命门学说至张介宾(公元1562~1639年)发展臻于大成。张氏将太极阴阳说、精气学说与命门元气说融为一炉,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张氏认为:道产阴阳,原同一气。“易”之太极一气化生先天无形之阴阳,继而化生后天有形之阴阳。命门为先天太极一气,内寄元阴、元阳;元阴、元阳所化生的后天有形之阴阳,则包括了气血、津液、脏腑等内容(《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命门元阳有“生”和“化”的作用,即所谓“神机”,指生命机能的运转;命门元阴有“长”和“立”的功用,即“天癸”的作用。景岳称“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类经附翼·三焦、包络、命门辨》);另外还称之为“精血之海”、“元气之根”(《景岳全书·传忠录·命门余义》)。张氏关于“阴阳互根,精气互化”的理论是由《内经》“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之原则发展而来,是对高级生命活动与调节机制的总结。根据这一理论,他成功地把“填补真阴”、“精气互生”、“阴阳互求”、“求汗于血”、“引火归原”、“纳气归肾”以及“滋养精血以治形”等治疗原则巧妙地运用于临床实践<sup>[3]</sup>。

总之,上述三位医家都认为命门即先天元气,是生命的原动力。三家对命门的认识既有共识,又有区别,能相互补充而臻于全面。

#### 1.4 关于命门的解剖位置

《素问·刺禁论》:“七节之旁,中有小心。”《太素·知针石》篇:“七节之旁,中有志心”,故后人认为“志心”当为命门。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绘命门穴在两肾俞中间。孙一奎、赵献可均认为命门为两肾间动气,属“易”之“坎”卦,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为七节旁小心。赵氏还描述其为“对脐附脊骨”,并

制“命门一相火一真阴一阴水一阳水图”(《医贯·内经十二官论》)。张景岳认为命门“居两肾之中而不偏于右”(《质疑录·论右肾为命门》)。张氏还认为命门与冲任脉盛之血室、子宫,道家先天真一之炁所藏之下丹田皆为一处(《类经附翼·三焦、包络、命门辨》)。

这方面极其重要的发现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阐述的:“肾脂、囊生两肾中间,似脂非脂,似肉非肉,乃人物之命门”;又说:“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着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腑,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李时珍这段话主要阐发了三个问题:一是命门的解剖位置;二则概括了命门的生理功能;三是说明了命门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其中“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着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而且人与动物都有,可谓中国医学对肾上腺解剖位置与具体特征的确切描述。

## 2 再论命门学说的形成基础

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引据易经“太极一阴阳一八卦(万物)”的宇宙构架,命门学派医家建立了“太极(命门)一阴阳一五行(脏腑)”生命模式,旨在探索生命的起源和奥秘<sup>[3]</sup>。

命门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哲学基础和实践内容。明代经济的繁荣和各部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医学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宋明理学对自然世界和宇宙本体的探讨为命门学说的成熟奠定了哲学基础。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元明内丹派的兴盛,即从原来追求外丹金石以求祛病长生,转向注重对人体的自身内在潜能调节的认识与实践。许多道家的经典如《道藏》中的《黄庭经》《阴符经》,以及元代邱处机的《青天歌》,明代萧廷之的《金丹大成集》等,都记述了大量人体内视与自身调节的玄关命窍。当然其修炼仍然是以经络中气血循行为基础,通过“精气神”的协调平衡与相互转化,使生命物质和能量与环境顺利进行交换,并在体内存储蓄积,整合升华,以期达到“炼虚合道”、“天人合一”之境界。道家养生修命方面的成就与精华逐渐被引入医学,出现在明代许多医家医著中,象孙一奎的《赤水玄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特别是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对当时医学学术思想影响甚大。所以,时至明代便形成了继《黄帝内经》之后“医易合流”的第二次高潮。这次“医易合流”的标志就是“命门学说”的发展成熟。

### 3 命门学说发挥

#### 3.1 命门是五脏整合的生殖调节中枢——命门动静观

命门学说通过元阳、真阴对人体阴阳平衡调节机制的精辟探讨,阐发了命门为人身之太极,是生命的原始动力,决定了人的先天禀赋与体质特点,类似于现在所谓遗传信息;同时反映出机体的本质特征,特别是生殖能力,因为一切生物体生长壮老的自然过程都是围绕着繁衍后代的主线进行的。命门则是生命生殖活动的调节中枢。

笔者认为,命门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动静开合两个基本方面:平时命门系统处于半关闭的“静”态。这时它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燮理五脏六腑之阴阳,维持体内相对平衡的稳态;进而在这种动态平衡下,协调和完善五脏系统的功能,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储备,为完成生殖繁衍的巨大使命作准备。同时,五脏精气的充盈使得命门的元气得到蓄养和维持;这样生殖之精可得以化生并封藏于肾,“天癸”的来至从而使第二性征出现,机体生长发育以至壮盛,即围绕生命生殖主线进行能量积累与物质储备。当机体进行性室活动,达到性兴奋状态,命门元阳处于一种被激发态,这时命门系统才得以全面开放。命门系统的开放突出地表现在命门对五脏系统高度的整合作用,使五脏趋于同步化,同时伴随大量能量的释放,达到生命的高潮。这是创造生命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平时储蓄的全身的物质能量为基础,同时赖以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的高度整合与协调同步,即现代所说全身能量的同步代谢,这也是机体生殖本能的应激表现。这种全身整合的机制在于命门的元阴、元阳被激发,作用于五脏系统,发为五脏阳气,从而激发和转化更多的阴精,释放出大量能量,五脏的功能因此而趋于同步化。所以我们说:命门是五脏整合的调节中枢。明代医家虞抟在其《医学正传》便有与此相类的观点:“其命门穴正象门中柁闾,司开阖之象也。惟其静而阖,涵养乎一阴之真水;动而开,鼓舞乎龙雷之相火。”

#### 3.2 命门动静与五脏的调节与整合

(1) 先天命门化生后天五行,正如张景岳《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所说:“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化源,故心赖之则君主以明,肺赖之则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廩之官,肝胆赖之则三焦气化,大小肠赖之则传导自分。”清代陈士铎《石室秘录》伸其义而演其说:“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始可以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

得命门而能传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也。”因此,命门学说能反映出先天与后天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这是因为命门带来的先天遗传信息,决定了五行脏腑功能的特征。《景岳全书·命门余义》还总结说:“凡寿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无不由此元阳足与不足,以为消长盈缩之主。”这段论述指出命门之功能涉及到人体生殖、应激与寿域(Life Span)等生命的基本问题,说明命门的生理功能与先天遗传、应激状态和生殖能力密切相关。

(2) 先天命门依赖后天五脏的充养,即五脏精气的充盈使命门的元气得以蓄养和维持,也使命门在生殖激发态下全面开放成为可能。

(3) 生殖激发态下,命门开放对五脏有整合作用。明代《广嗣纪要》记载:“男女交合之前,男有三至,女有五至。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畅和。”其中“男三至”为:“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坚劲而久者,肾气至也”;“女五至”是指:“面上赤起,眉靥乍生,心气至也;晴光涎沥,斜视送情,脾气至也;低头不语,鼻中涕出,肺气至也;交颈相偎,其身自动,肝气至也;玉户开张,琼液湿润,肾气至也”。“三至”和“五至”既说明激发命门能够整合五脏;同时也说明性过程需要五气俱至,否则就会损害身体,即如果五脏功能表现为一脏或多脏的失调(如肝失疏泄、心气不足、脾失健运和肾失封藏等),都会影响到命门的整合效果。

(4) “命门动静”对生殖的调节:即“命门之动”能激发五脏的阴精、阳气,整合五脏,创造生机。“命门之静”则为“命门之动”作充分的物质、能量的准备,多表现为形体、性征方面的改变和调整。

(5) 应当指出的是,先天命门与五行之肾关系最为密切。上溯《难经》,后承元明,命门与肾难以分开;主要有孙一奎“命门为两肾间动气”说;又有张景岳“命门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之说。张氏主张“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一以统两,两以包一”(《类经附翼·求正录》)。其中“两”即两肾;也就是说肾所藏五脏六腑之精气是命门激发的物质、能量基础。依张景岳的观点,命门元气包含有“天癸”的作用。但医家李中梓(公元1588~1655年)却提出“肾为先天之本”。细研李氏之书,有“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基透起,形如莲蕊,一基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之论(《医宗必读·肾为先

天本脾为后天本》)。可见李氏亦解命门之意;然而以两肾囊括命门,认为肾内包涵命火真阳;肾为脏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这种观点未必妥当。李氏之学所传甚广,对后世以至现在影响颇深,今之所谓“肾主生殖”之说可言受到李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妨以现代医学知识相佐证:肾脏属泌尿器官;而肾上腺则为内分泌器官。由于两者解剖位置紧密相连,而且两者动静脉血管也相互缠绕连接,至少肾血流量的充盈对保障肾上腺皮质、髓质正常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两者毕竟生理功能不同,对人体的调节作用不宜等量齐观。

### 3.3 从命门“阴阳既济”的特性看“肾命不分”之误

综合明代医家的观点,不论认为命门为肾间动气,还是主倡命门总乎两肾,都说明命门已不再是肾的附庸,而成为独立于五行脏腑系统的太极层次的生命中枢。它既区别于五行脏腑而又与之密切相关。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五行层次上,脏腑阴阳有形而水火可分,如我们生理上谈心阴、心阳及脾阴、脾阳等;病机上五脏六腑亦分寒证与热证。阴阳的调节机制主要体现在阴阳的消长,有形水火,以平为期。治疗原则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阴亏补阴以配阳,阳虚扶阳以抑阴。

而命门层次上的生命活动则不然: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所以命门动为生机,静为蓄养。先天阴阳混元一气而不可分,无形水火相既济。命门在生理情况下言其动静,病理状态下谈命门火衰,临床主要以先天不足,表现为虚、为衰,特别是生殖功能的低下,男子多阳痿、不育;女子为不孕、滑胎;可不兼夹五脏六腑的病症而独立为病;但又与肾阳虚的水泛、关格有所区别。阴阳的调节机制上主要体现在阴阳互根与阴阳的转化方面,可突出地反映在机体性兴奋时命门元阴、元阳的相互激发与转化,开放奇经八脉,进而携领十二经,通达三焦,实现全身脏腑器官的同步代谢与高度整合,这便决定了命门层次的生命活动具有“阴阳既济”的特性;治疗原则上以“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为圭臬,诚如张景岳所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景岳全书·补略》);“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景岳全书·传忠录》)。历史上,六味丸,八味丸,左、右归丸,左、右归饮以及现代出现的二仙汤(源于《兰台轨范》之龟鹿二仙胶),都是调补命门的名方。由于符合了“阴阳互生”的原则,并作用于生命的高级调节系统,这些方剂不仅用

于治疗生殖系统疾患,而且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特别是某些免疫系统、神经内分泌、甚至包括一些遗传性疾病和衰老性疾病。在本草研究中,入命门药物往往兼具滋阴长阳、阴阳双补的特性,性味多偏甘温,归经上每每入奇经,而且血肉有情之品亦丰,因而与补肾阳药有所区别。总之,长期“肾命”不分的混淆,掩盖了命门学说在生命科学上的价值。将命门的作用笼统归于“肾主生殖”之说,不仅未能达到古代医家对生命与生殖的认识深度,而且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 3.4 命门与相火

宋代医家对人体“真火”即有探讨。如许叔微说:“若腰气盛,是为真火”(《普济本事方·论肾气圆》)。而且许氏又以釜薪之喻,说明下焦无火,米谷终日不熟的真元衰竭之象(《普济本事方·论二神丸》)。严用和《严氏济生方·论补益》亦有:“皆真火虚衰,不能蒸蕴脾土而然。”

元代医哲大家朱丹溪由“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感悟而提出“相火论”,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明代温补学派医家对人体“真火”、“真水”的探讨,进而以“命门”立论。这说明“命门”与“相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朱氏《格致余论》中所谓“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之相火,与张景岳“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求正录》)之命火,在生理上缘于一火,即命门与相火的概念内涵有明显的交叉重叠。只不过朱丹溪受到宋代理学的深刻影响,将治心“主之以静”、“动而中节”的理念为医所用,提出由于心君不宁,七情所感而引动的“相火妄动”,是导致阴精亏耗、身体衰老的重要原因。因此,朱氏的相火论不仅说明人体阴精易亏难成的生理特点,而且特别强调的是人的情欲无涯、由于君相互感而煽动相火内炽等精神致病因素。而命门派医家脉承易学大统,注重的是先天遗传倾向对后天体质特征的影响与决定作用;而对人后天情欲与情志因素的探讨放在其次<sup>[4]</sup>。

就两者比较而言,张景岳《类经》中指出:“阳在下者谓之相火,相火在命门,皆真阳之所在也。”另有《医经精义》说:“命门为相火之根,三焦根于命门,故司相火。”周学海《脉简补义》:“命门为相火之本。”总体上说,命门的概念较相火为大。但由于相火学说与命门学说形成的背景十分深广,而且涉及的内容又非常复杂,特别是与身心医学范畴相关,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分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宜另辟章节予以

专门地探讨。

总之,明代命门学说的形成与发展鼎盛,是继《黄帝内经》阴阳与五行学说结合成为中医学术体系基石之后,历史上医易合流的第二次高潮,这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必然。“命门为人身之太极”的理论和实践,反映出先天与后天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中国“道文化”的延伸与应用,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医药学的学术内涵,同时也体现出中医文化与学术发展的一脉相成。

### 3.5 奇经八脉为命门开放、整合五脏的通道

笔者认为,静态下命门对五脏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三焦实现的,故《难经》言“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而元气之正使何在?奇经八脉当为命门元气之通道。所以命门激发态下奇经八脉也随之开放,元气得以通行三焦,疏布十二经脉,整合五脏六腑和周身关窍百骸。奇经在常态下的状况,自《难经》至历代诸家均有所述;奇经犹夫沟渠湖泽,恰如天雨降下,沟渠溢满,滂沛妄行,流于湖泽;即五脏、十二正经之气血津精,隆盛而流溢于奇经,是为“命门之动作物质、能量的储备。所以奇经在静态时半开半闭,不拘于十二正经而又能通过三焦调控之,正反映出“命门动静”的特点。

至于命门与奇经的关系,可推溯至《内经》:两目之睛明穴为手足太阳、足阳明与阴跷、阳跷五脉之会。李时珍《濒湖脉学》中有“三焦即命门之用,与冲任督相通”之论。清代张志聪《侣山堂类辨》引《内经》阐述了命门与督脉的关系:“督脉之从上而下者,起于太阳之命门,上额交巅,络脑出项循脊抵腰,下膂入肾,是起于阳者,出于上之命门,而入于下之命门也。太阳与督脉乃阴中之生阳,本于先天之水火,为性命始生之门,故上下出入之处,皆曰命门。”张氏所谓“上下命门”之说,可导源于道家关于“玄关一窍,一窍两孔,出玄入牝”之说。不怪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篇首“奇经八脉总说”中感叹道:“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即由奇经八脉入手,开放命门,整合全身,道出了道家修炼的玄机。

### 4 命门学说的本质与现代研究印证

现代医学关于生殖内分泌、神经调节与免疫学的进展和成就,不断证实了人体自身平衡恢复(Homeostasis)与全身整合机制(Integration)的存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医学界对人体“下丘脑—垂体—靶腺”的轴反馈调节形式的认识,为我们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医家有关“君相互感”与“阴阳相济”的理论有诸多启发和印证。明代医家关于命门的解剖位置及

其功能的描述,与现代医学肾上腺的位置和生理功能基本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命门学说成熟于明代(公元16世纪)。对比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医学对“肾上腺”等内分泌器官的功能所知甚少。只是Hiccolomineus和Bauhin分别在公元1586~1588年刚刚开始注意到肾上腺;1805年Cuvier从解剖学上确定了肾上腺的皮质和髓质;1898~1904年肾上腺素被提取。这以后,肾上腺的生理功能才逐渐为医学界发现了解。<sup>[9]</sup>

内分泌学知识的早期发现与应用,是中国医药学对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医学术体系科学内涵与超前发展的充分体现。众所周知,《素问·上古天真论》谈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而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金匱要略》中设“妊娠病”、“产后病”和“妇人杂病”三篇。再如,宋代陈自明集前人妇科学成就,把妇女的生理、病理划分为室女、已婚和七七天癸数尽之后三个主要阶段(《妇人大全良方》)。总之,中医关于生殖内分泌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很值得发掘。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英国剑桥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在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China Sciences and Civilization)中把与内分泌相关的内容称之为中国的“生理炼丹术”(原书第五卷第五分册),并大量引用了《道藏》与《大藏经》的古代文献旁征博引。李氏把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景仰称之为他“个人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sup>[9]</sup>,这既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发现的深刻内涵与超前发展,其足以令人信服、令人倾倒;同时也体现了李氏公正的治学态度与坦荡宽广的胸襟。

李约瑟博士在书中尤其提到了“内景图”的考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五分册)。法国人Erwin Rousselle在1933年对该图也进行了考证与论述(Sedische Fuehrung im lebenden Taoismus)。“内景图”原为宋元时在丝帛卷上彩绘而成,后于晚清由北京白云观道士刻于观中石碑上。经笔者分析,从该图众多的“玄关命窍”中,全身的内分泌器官几乎都能找出对应,如“命门”对应肾上腺;“十二重楼”对应甲状腺;“泥丸宫”对应下丘脑;“海底”对应性腺等等(北京中医药大学逸夫楼医史博物馆有拓片收藏)<sup>[9]</sup>。

在实验科研方面,沈氏等通过观察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的含量变化,并结合中药进行临床观察,探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

与中医脏腑理论的关系,对中医脏腑本质的现代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sup>[7]</sup>。

总之,本文提出了“命门动静观”——即命门是五脏整合的生殖调节中枢,激发态下对脏腑具有高度的整合作用。奇经八脉是命门开放整合五脏的通道。命门内寄元阴、元阳,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具有阴阳相济的特性,因而有别于五脏、十二经脉,反映出太极层次下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和调节机制。这项研究澄清了长期以来“肾命不分”的混淆。命门学说研究的深入将为在生命的高层次上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开辟广阔的前景,亦为临床科研与实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 参 考 文 献

1 Zhu Mng, Felix Klein Franke, Dai Q. “Life Gate” and “Po-

tential Fire” —Some Chinese findings on endocrinal knowledge. *Asian Medicine (IASTAM)*, 1999,(12): 7~9

2 裘沛然,丁光迪. 中医各家学说.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 306~344

3 朱 明. 论三.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3): 5~6

4 任应秋. 中医各家学说.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109~141

5 V.C. Medvei. *The History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New York: The 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3, 9~11; 485~503

6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21

7 沈自尹. 中医学. 上海: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5. 463~467

(收稿日期: 2000-03-27)

## The Dynamic and Static State of the Life Gate — Early Discoveries Made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docrinology

Zhu Mng (朱 明), Dai Q (戴 琪)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Doctrine of the Life Gate formed in the Mng Dynasty is a great attempt of Chinese ancient medical doctors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life and the laws inside the life, and represents the early discover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bout the endocrinological functions. The descriptions of anatomical site and functions of the life gate given by medical doctors in the Mng Dynasty, basically conform to the adrenal glands in the modern medicin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put forward a viewpoint of the life gate's dynamic and static state. According to this viewpoint, the life gate is a life reproduction regulating center rela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When in a static state, the life gate is half closed in order to accumulate substance and energy for life reproduction; but when in a dynamic state, the life gate is fully ope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so as to make their functions synchronous. This viewpoint holds that the eight extra meridians are the channels of the life gate, through which the five zang organs are integrated. The life gate, the origin of life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ministerial fir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functions of yin yang mutual supplement.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and the twelve meridians, the functions of life gate represents the regularity of life activity and life regulating mechanism at the Taiji level.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have cleared up the long standing confusion between the kidney and the life gate in TCM.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deepgoing studie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life gate will promise optimistic prospec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medicines at a higher level of life science.

**KEY WORDS:** Life Gate; Ministerial Fire; Eight Extra-Meridians;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of TCM; Endocrinology; Adrenal Gland